

黑

黑澤明动感作品集

作

(第一辑)

# 牧鷹少年

明作品集  
黑澤明作品集

澤

明作品集  
黑澤明作品集

明

品

集  
黑澤明作品集  
黑澤明作品集

集

延慶人民出版社

## 第一章 千年古玉芝

这时正是秋高气爽。

无论远树近水，都呈现出一种枯黄之色，显然深秋已届。

且说在陕西通往四川的大道上，正有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少年，背上背着一个普通的蓝色布包，肩上斜插着一把看来甚为陈旧的古剑，但掩饰不住剑柄上的古色斑斓，一看就知道它有点儿来历，决非普通俗物。

此时少年正埋首朝前疾行，也看不出他脚下如何用力，但速度快得惊人，瞬时走出五六十丈，这还不算，而最为奇特的是，他脚下的尘土，没有丝毫飞扬迹象，显示这个少年的轻功火候，已达炉火纯青之境。

由于他贪赶路程，错过了宿头驿站，眼看天色已晚，他心里暗暗盘算，如果在天黑前赶不到宿头，那今晚非在郊野露宿不可，神色之间不免呈露焦虑之状。

但距离前一个驿站还远的很，而距离后站虽然较近，然决无后退之理。

事已至此，只有往前紧赶下去，就是赶不到宿头，也可以找一个遮风蔽雨的地方，休息一晚，总比愣在此地要好的

多，盘算既定，遂展开身形，好像一缕轻烟，疾如飘风，顺着大道朝前疾驰下去。

少年疾驰急奔，只见他巧纵轻登，身轻如燕，捷如猿猩，眨眼间已直攀绝顶。

在他认为越过这个山头，那边就可通上驿道，可是等他攀上山顶一看，眼前又横着一道山岭，他也没有多加考虑，认准了方向，仍朝着对面山岭奔去。

像这样攀越了二三个山岭，前面不但未能找出驿道，相反的却陷入了群山重叠环抱之中，连刚来的方向及路线都无法记清，以他看来，方向没错，其实在他开始攀纵第一个山岭，方向就已经走错。

所以他就认准朝南的方向一直纵跃下去，可是一直奔跃了一夜，不但未能脱出群山，相反的越走越陷入群山之中，经过了一夜折腾，就是铁打的金钢也会吃不消，何况血肉之躯！

少年这个时候已是饥渴交加，人已渐感不支，实在需要休息一下，而最重要的还是找点水解渴。正在饥渴难熬之际，蓦听前面有哗啦哗啦流水之声，这种声音传入少年耳中使他精神为之一振，脸上顿现喜悦之色，犹如穷汉拾到黄金，鼓起余勇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奔去。

他越往前去，哗啦啦的声音就越大，大约走了二三里的样子，眼前一条银色的瀑布，从半山腰的一个圆洞里流了下来，汇成一条宽约一丈左右的小溪，他因为需水太急，趴下来就准备用手捧水来喝，当他的手快要接近水面，突然飞来一块碎石，扑通一声掉在他面前五尺许的水里，他骤然一惊，速即仰头，朝前窥视，见一只约有半人来高的一头白

猿，全身毛白如雪，瞪着两只红如丹霞的眼睛看着他，两只前爪，在胸前摇摆不停，然后又用双手，做出捧水吃的样子，又用双爪在胸前摇摆几下，同时嘴里吱吱的叫个不停，样子好像是告诉他，溪水不能喝。

少年非常奇怪，就用人语指着溪水对白猿问道：“这水不能喝吗？”白猿似懂人语，点头示意，少年正感奇怪，突然白猿背后的树林里，传来了吱吱喳喳的噪叫声，同时出现了一群大小不等的猿猴，齐朝白猿奔来，每只猿猴都好像遇到极害怕的事情，一边跑一边很惊慌的向背后看，眨眼之间，就将白猿围了一个风雨不透，吱吱喳喳的乱叫一团，争先恐后的好像是在向白猿报告一样。

少年听不懂，同时也看不出它们在搞什么名堂，而这群猿猴对他的存在，好像是漠视无睹，足有盏茶光景，突然听到一声急厉的啸声，同时见白猿凌空一跃，离地足有一丈五六，纵出群猿包围之中，向背后树林中疾驰而去，白猿一面疾驰，一面不断地回头，用前爪急急的向他招手，意思是叫少年和它同去。

少年虽然已经十六七岁，然而童心尚未尽退，受好奇心的驱使，也未多加考虑，就展开了草上云烟的轻功绝技，越过小溪随白猿疾驰而去。

树林并不太深，不多时他就穿越过去，眼前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大盆谷，而白猿的踪影已渺无踪迹。

他踌躇着搜寻白猿去向，突由谷底传出白猿急啸之声，好像是怒极而发，少年顺着白猿啸声疾驰过去，一看，见白猿正和一条七八寸粗细，一丈五六长短，周身乌亮的黑蛇在搏斗，只见白猿手里拿着两块海碗大小的石头，距离黑蛇一

丈左右，转来转去，跳跃不停，而手里的石头始终不敢向黑蛇投去，黑蛇却盘成了一堆蛇阵，将头灵活的直立阵外，随着白猿的方向在转动，白猿要是做出把石头投过去的姿态时，它就把头很快的缩回蛇阵里面，从身体的隙空里看向白猿，一蛇一猿僵持良久，白猿不敢轻易把石头投出，而黑蛇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少年看了足有顿饭光景，心里暗暗盘算，如何帮助白猿将黑蛇击毙，而白猿已是怒极，周身白毛根根倒竖，嘴里不断发出怒急的低啸声，而黑蛇也是同样，把蛇阵外面的一段尾巴，不断的上下拍打，海碗大小的石头，经它一击，就散碎如粉，其力量之大由此可见。

少年心里暗忖，这东西虽然不大，它力量可真不小，少年心里虽然暗惊，但并没有把黑蛇放在心上，他想，勿须用足一掌之力，就可以使它毙命，抱着有恃无恐的态度，遂慢慢的向黑蛇走去，离蛇阵最多还有五六步之遥处，遂将双手慢慢抬起，想施展大力金钢掌一举成功，突听白猿急急啸叫，像是非常着急。

少年侧头向后一看，正见白猿急急的向他摇手。

他正思忖白猿的动作因何而发，在这刹那之间，黑蛇突然散开蛇阵，身体直伸，嘴里发出嘶嘶声音，疾如怒矢般扑向白猿，因来势太快，白猿想闪避，已经不及，在这千钧一发刻不容缓的时候，少年的大力金钢掌及时发出，把白猿从黑蛇口中给救了出来。

少年这一掌虽将黑蛇击退，可是未能将黑蛇击毙，这可大出少年意料，那一掌往少里说，也有数百斤的力量，而黑蛇像是未伤丝毫，但经此一击，更触怒它的凶性，身体在地

上一滚，马上像箭一样舍白猿竟朝少年急蹿而来，同时嘴里发出凄厉震人心弦的呱呱叫声，使人听了为之毛骨悚然，少年措不及防，黑蛇已经到了眼前，只见他双肩微晃，双膝微屈，身体向左一偏，倒纵出一丈左右，他想定能闪开黑蛇的攻击，然而，不但大出少年意外，更令他震惊，只见黑蛇的身体在空中猛的一挺，身变弓形，头向左一偏，后身伸直，又像箭一样朝少年猛射过来。

黑蛇这种临空变换身形，少年大吃一惊之下，无暇深思，将劲力贯注右臂，气聚丹田，手掌猛的往前推了过去，看来好像没有用多大力量，然而这种掌力运用起来，真是非同小可，与刚才所使用的大力金钢掌，则又大大不同，这种掌力名叫混元一气掌，较大力金钢掌不知道要厉害几倍。

大力金刚掌，虽然也是用内劲发出，而只是局部的劲力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膀子上的力量，借内劲发出，其力量是有限度的，除此之外还有一样缺点，就是逢到与自己力量相等，或者掌力超过自己的敌人时，自己的掌力会和对方的掌力相抵消，不但如此，自己一旦抵挡不住，就会被对方的掌力所伤，开始少年未料黑蛇如此厉害，不但行动旋如飘风，而且粗仅杯口的身材，居然挨得住数百斤力量的猛击，他认为一掌之力，绝可把黑蛇打成寸段，所以才随便的挥发一掌，未将黑蛇击毙，相反的倒激起了黑蛇的凶性，朝他猛蹿过来，要不是他的轻功已达炉火纯青之境，怕早已被黑蛇咬成重伤，甚或致命。

这时少年才知想击毙黑蛇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把刚才轻视之心为之一扫而空，才施展出师门绝技混元一气掌，说起这种掌力，也实在利害，可以说无坚不克，拿来对付敌

人，对方要是不识厉害硬接这掌的话，不是当场毙命，就是身受重伤而终生残废。

少年从小就是内外兼修，从开始练功夫那天就扎下了根基，算起来从师学艺已整整十五六年，再加上他天资颖悟过人，再加上苦学不辍，所以进境十分迅速，普通人练二三十年，恐怕也远不及他有这种火候，其功力之厚，可想而知。

再说少年将双掌迎着蛇头遥遥击去，只听到呼呼的掌风，徐徐沿掌而出，地下的沙石被掌风吹得四处飞扬，满地乱滚，开始黑蛇还顽强抵抗，不肯退缩，凶睁怒目，挣扎着向少年猛扑，但被掌力所逼寸步难移。

相持足有半顿饭光景，黑蛇才渐感支持不住，身体逐步向后退缩，似受重伤，周身颤动不止，同时嘴里发出比刚才更加凄厉的呱呱叫声，一双绿森森的凶睛，几欲突眶而出，身体也由五尺退至一丈，由一丈退出二丈，由二丈退出三丈左右，才算脱出少年掌力范围，此时黑蛇的凶性顿敛，不再顽强，马上又盘成了一团蛇阵，严阵以待的等着少年向它进攻，同时嘴里呱呱之声改为嘶嘶不绝。

少年这时较先前更为惊奇而且胆寒，心想这么浑厚厉害的掌力，竟未能将黑蛇击毙，他还以为自己的掌力失效，为证实自己的掌力，遥向三丈以外一块头大的石头击去，只听哗啦一声，那块石头被他击成粉碎，威力未减，何以用到黑蛇身上发挥不出作用？他百思不解。

他哪里知道，他今天所遇到的这条蛇是蛇类中极为稀少的铁线蛇。

说起这铁线蛇，身蕴奇毒，性情残暴凶狠，它所盘踞之地不但其它兽类无法生存，甚至连其同类也是互相残杀，往

往是两败俱伤，同时这种蛇生长太慢，数十年方能长粗一寸，所以极为稀少。今天少年遇到的这一条，起码也在五百年以上，此种蛇多产于我国苗疆的深山荫湿洞穴之中，为人迹所罕至之处，不知何时跑到此山之中。

它更有一种胜于常蛇之处就是周身上下，除头部的下方及双眼是其致命所在以外，其他部分均是刀枪不入，筋骨生成一种韧性，可化解外来的任何力量，所以少年两次掌击，未臻奏效之原因即在此。

少年只顾全力对付黑蛇，将白猿的存留已置脑后，聚神筹思，突然觉得右手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，他不敢回头探视，怕黑蛇利用机会向他扑来，只有用目向背后斜视，见是白猿立在他右后方，满脸露出焦急的神情，正用手指指自己的喉头及双眼，然后又指着黑蛇的头下部及双眼，将右手扬起来，把手中的石头，直照黑蛇的双眼及下颚部份作势投过去，然后从地下拾起了鸭蛋大小的几块石头递到少年手中。

少年想了一下，对白猿的动作已完全了解，遂向白猿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叫我用石头，投击它的眼睛及喉部吗？”

白猿马上头连着点了好几下。

少年依白猿之意，把手里的石头向黑蛇双目用发镖的手法打过去，少年的武功已达上乘境界，使用暗器的手法也有独到之处，只听得嗖嗖两股劲风，白影疾如怒箭离弦，直朝黑蛇的双眼飞驰过去，叭叭两声，石头没有打中黑蛇的双眼，全击中蛇身。蛇头在这电光火石的霎那，很迅捷的将头缩进蛇阵，埋首体下，从隙缝中向外怒视，戒心倍增。

少年接着又打出两块石头，劲力之足较前更为凌厉，叭叭两声又打中黑蛇身体，这次虽然又未击中其致命所在，然



而已用足全力，使黑蛇受伤不轻，黑蛇受痛呱呱两声凄叫，凶性又被少年惹起，头部突然由蛇阵中钻了出来，抬起足有三尺多高，双眼发出锐利的凶光，朝少年与白猿直射过来，下半身慢慢松开了蛇阵，嘴里不停的呱呱急叫。

少年为应付它的急起发难，已暗做准备，怕黑蛇突然袭击无法应付，摆手命白猿后退。就在少年略一分神之际，黑蛇像风一样，舍弃少年而朝白猿猛蹿过去，追了一个首尾相连，眼看白猿又要遭殃，在这种情形下，白猿知道黑蛇的利害，但是已再无法逃避，嘴里不由自主的发出了恐怖的哀鸣。

少年生具一付侠骨仁肠，见白猿命危，不由自主的用出缩地换形的上乘轻功，只见他身如飘风疾如流星，身体一闪赶到黑蛇头部，只见黑蛇的巨口，离白猿的脊背只有三寸远近，少年哪敢怠慢，举起右手，五指用足了铁指功的劲力，猛的朝黑蛇七寸部位抓下，真是无巧不巧，少年刚好抓住黑蛇的致命所在，力贯五指猛的向里一紧，只听得扑哧一声，少年的三个指头插进黑蛇的喉颈，同时抓起黑蛇身体，在空中抡了一圈，猛一松手甩了出去，只见黑蛇的身体在地上滚来滚去，嘴里发出临死前的叫声，足有顿饭之久，才慢慢的停息。

少年将黑蛇摔出，蓦的突感右手麻木，连左手也是如此，紧跟着右半身也有麻木之感。

少年猛的想起中毒，心中不由大骇，还未来得及想出解救之法，而神智已陷入半昏迷状态，只觉得喉干唇裂，眼前发黑。

对前后左右的方向，则完全不分，只见他举步朝前疾

驰，对于身后白猿的急叫声，漠然无闻，只晓得往前急跑，跑约五十丈远，他已陷入完全昏迷状态，身体不支，摔到一个山洞里去。

上面已经提到，这种铁线蛇奇毒无比，周身各处都可以分泌出毒液来，人若中了其毒，超过三刻的时光，就是大罗神仙也是束手无策，只有等死而矣！

少年凭仗着内功深厚，中毒之际，强运内功抑制毒液的进行，忍耐着痛苦，强行向前跑了几十丈远，才摔倒下来，此时虽然是摔倒尘埃，由于他内功深厚，人虽昏迷不省人事，但呼吸还未停止，而其摔倒的位置，刚好是在这个山洞的中间，紧靠着洞壁的底处，在他眼前约二三寸的地方，生着一棵叶梗翠绿如玉的植物，高约四五寸，上面只生着五六片叶子，叶子形状和柳叶一样，但是只有柳叶的五六分之一那么小，远远看去，好像是用一块碧绿的整玉雕刻而成。

少年刚一摔倒的时候，那棵草上除了梗与叶而外，任何东西也没有，突然之间，在叶的根部生出了一颗小水珠，而每片叶的下部都有一颗，刚生出来，只有半粒米那么大小，同时有一股郁人肺腑的香气散发出来，人虽昏迷，而呼吸尚咻咻不停，这种香气自然的被少年吸入鼻孔，说也奇怪，这种香气就有这么大的力量，一进鼻孔人马上就清醒了不少，有盏茶的光景，绿草上的水珠已经如龙眼核那么大小了，同时香气更浓，溢满了全洞，水珠浑圆雪白如珠，透明玲珑，那棵绿草好像是不胜负荷，已渐渐向前弯了下来，而水珠也随着绿草摇摇欲坠。

少年深深的吸了几口气，人已完全清醒，就是浑身软弱无力，手脚勉强移动，这个时候，他已经知道眼前这棵能发

香气的绿草，不是普通的植物或野草，一定是旷世难逢的灵芝仙草之类。

一时福至心灵，根本就不考虑后果如何，一把将绿草的根部抓住用力的拔起，只听哗啦一声，他也顾不得看是什么东西在响，就将抓到手的绿草，连根、叶及水珠一并送进嘴里，那棵绿草好像是用水组成一样，马上就变成了一股芳甘清心的液体，顺着口腔往里流，满口腔都溢满了芳郁香气，久久不绝，四肢百骸如通了一道暖流，刚才的那种麻木、软弱，被这股暖流冲洗得一干二净，精神较之未受毒前更为充沛，少年这时双手在地上轻轻一按，身体就被弹了起来，差一点儿碰到洞顶，身体轻飘飘的好像一阵风就可以把人给吹了起来。

少年惊奇的目瞪口呆，心里暗想自己的轻身术绝对没有练到刚才那种用力一按，身体就腾空在七八丈高的地步，连师父恐怕也未达到此种境界。

少年人虽聪悟绝顶，但是一时之间也想不通其中道理。哪里知道，他在这生死瞬息之间，已遇上一种旷世难逢的仙缘。他所吃的那棵绿草，是旷世难逢的古玉芝，是千年以上的古玉，被埋在地下，经年累月，吸收地底灵泉的精华，再加本身的精华孕育而成，不但有强身活血的功能，并且是治伤、解毒的圣品，无论是受了多厉害的伤，中了多重的毒，只要在一天之内能够找到这种古玉芝就是人死亦可复生，除此之外，玉芝尚有一种更佳妙的作用，服食以后，可以使百毒不侵，较千年何首乌还要强过数倍，是旷世罕有的仙品。

今天少年在这无意中能得服食，这是他的造化，同时亦是佛家所谓之缘份。

这种玉芝，不是把古玉埋藏地下就可以孕育而成，而是非得经过数百年以上时间才可受孕。

更有一样难处，就是在埋古玉的地下，刚好有一道灵泉通过，否则的话，任你把古玉埋上几千年几万年也不会生出玉芝来。

玉芝生成以后，要每过五十年才结一次花果，名叫玉珠果，是玉芝本身的精华所在，玉珠果由生出到长大，前后不过盏茶光景，被清风一吹即化为水液，随风飘散，再经过五十年之久才再结实一次，所以玉芝举世难逢，而要得到结实的玉芝，那就更不容易。

少年在一天之中，不但获得了玉芝，而且是一棵刚好结实的玉芝，这种仙缘，真是旷世难逢。

刚才少年只顾服食玉芝，而无暇查看玉芝根部是何物发出声响，现在精神已复，低头察视，只见是一个耀眼发光、碧绿色的长方玉匣横在面前，遂赶紧俯身拾起，只见里面装着约二三分厚的一本书，拿在手里反复审视，书上写着一行古篆字，少年在师门习艺时，恩师不但传他武功，而且每日还抽出一段时间教他攻习经文，所以少年对这行古篆字，还能勉强认识，见上面写的是“金钲剑拳经”五个字。

但是那本书是被一块整玉所包着，严密合缝，无法开启，他沉思良久亦未想到取书之法，正聚神踌思之际，蓦的洞外又传进了群猿的啸叫声，他以为群猿又遭遇危险，想探查究竟，就赶忙抱着玉匣向洞外驰出，只见在林外所见之群猿围着黑蛇尸体，不断的用石头向黑蛇投掷，同时又显出既怕又恨的样子，尽管将石块投掷，却不敢走近一步，只在远处吱吱喳喳的乱叫。

白猿一见少年走出洞来，脸上立刻现出既惊奇又欢欣的神情，朝他飞奔而来。

白猿的身形也真够快，三纵二纵就到了少年眼前，白猿的这种轻妙身形，连轻功已达上乘境界的他，亦感不及。白猿和少年好像是旧友重逢，将身一跃就爬上了少年的身上紧紧依偎，很柔驯的任少年抚摸。

少年对这头白猿，也真喜爱，只见它周身雪白，没有一根杂毛，一双红如丹霞的滴滴乱转眼睛，他还是平生第一次看到，这么驯良、通灵的猴子，可惜是人兽语言不通，否则的话，会更亲热一些。突然白猿看到少年手中的玉匣，脸上神情立变，眨眼间换了两种表情，先是惊奇，继是高兴，最后满脸充满了很凄惨的样子，由少年手中把玉匣拿过，翻过来，倒过去的看了数遍，才又很恭敬而慎重的又还给少年，同时跃下地来拉着少年，嘴里吱吱的乱叫，同时用右手指着树林的那一边。

起先少年还不懂白猿的意思，经白猿比了好几次，同时用力拉着少年向着林之深处驰去，少年被白猿的动作弄得如堕入五里雾中，遂问道：“你要我跟你走是吗？”

白猿把头连点，而双爪在地上不停的蹦上蹦下，显示出内心里的高兴。

少年虽然不知道白猿领他到什么地方，但是从白猿的神情看来，对他绝无恶意，遂随在白猿的身后展开草上云烟的绝顶轻功，如风驰电闪般的向前驰去。

白猿一面疾驰，嘴里一面不断的长啸，围着铁线蛇的尸体的那群猿猴，听到白猿的啸声，很快的向四周散去，眨眼之间跑得一千二净。

这时少年随着白猿已经过来时的那道树林，跃过小溪，直朝对面那座高耸入云的绝顶纵跃而上，山坡上因为长满了粗可合抱的树木，无法由林内穿越而上，他遂展开御风虚渡的轻功，在树梢间轻登巧跃，像蝴蝶穿花似地紧跑在白猿后面，直向山顶奔去，大约经过顿饭光景，树林已尽，抵达山顶，在山下看来陡峭笔直的山峰，上面确另有天地。

突觉眼前豁然开朗，一片约有亩许的草地，横陈面前，一条尺许宽的水沟，从左而右向山下流去，沟水清澈见底，游鱼可数，沟旁长着许多不知名的野花，因为季节的关系，大多凋谢，只有少数花朵尚在盛开，一阵阵芬芳郁人肺腑的香气，朝鼻孔钻进。除此而外，遍地长满了一寸多长柔软的细草，走在上面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四周林木红绿相映，如同围上一道天然的彩墙，这里虽然谈不上太美，但是在少年的眼里，则别有一番风味，胸怀不禁为之一畅，心里不由自主的生出一种超尘脱俗的感觉，草坪对面，横立着一块三丈大小的巨石，白猿不知何时已立在巨石的左边，正在向少年招手。

少年心想，草坪上大概就是如此了，谁知道他走到白猿跟前，向巨石后一看，出乎意外的巨石后面还有一个天然的石洞，白猿脸上露出一种非常肃静的神情，恭而敬畏的向洞里走进，并不时的回头向少年看看，这个山洞还真不小，宽约三丈多，长度因被一块天然的石屏障遮住，无法看出它的全貌，洞顶及两旁的洞壁，完全是大青石，光滑无比，好像是经过人工修造一般。

少年经过屏障一看，白猿正在向一个石床跪拜，可是石床上什么东西也没有，使少年感觉有点莫明其妙，他心中暗

想其中一定另有文章，就静立一旁，凝视白猿，要看个究竟，这时白猿已经膜拜完毕，站立起来，垂着双手很恭敬的向床后走去，俯身从床后拿起一把外表看来非常陈旧的宝剑，但是剑柄上古色斑斓，一看就知道这柄古剑，绝非俗物。

白猿双手托着宝剑向少年走来，很肃穆的双手把宝剑递给少年手中，口内并低吼两声，才垂手退开。

少年被白猿的动作弄得如堕落五里雾中，良久，才说道：“剑是送给我的吗？”白猿点点头。少年遂手捧宝剑，闭上眼睛默祷：“感谢不知名的前辈英雄赐剑之恩。”祷毕才将双目睁开，用力抓住剑柄向外一抽，只听一声如龙吟虎啸的声音从剑上发出，同时一股耀眼金光脱鞘而出，剑尖锋芒闪烁不定，好像一条细小金蛇挣扎着，欲脱手飞去。

少年暗叫一声“好剑！”此时心里高兴非凡，低头审视剑身，由柄把到剑尖，全长约三尺五寸左右，剑身好像是用黄金打造，但是黄金并无此种光泽，一时之间，他也拿不准是何物铸造。

剑柄上用古篆字刻着“金钰”二字，少年蓦然想到，刚才那个玉匣里面，不是也有“金钰”两个字吗？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，剑名金钰，而玉匣中的书名也叫金钰，他心中暗自揣摩，其中定另有道理，正在沉思中，白猿突然走向他的眼前，嘴里发出吱吱的叫声，并拉他持剑之手，向玉匣上剁去。

少年陡然一惊，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看着白猿的动作，遂问道：“剑可以启开玉匣？”

这是一头通灵的异兽，他的一切动作，都是有因而发，

从不是因乱而为，他有了这种想法，对白猿所授之法根本未多加考虑，就依照白猿指点的方法，正要用手中华剑对玉匣拦腰剁去，但他又回心一想，玉匣碧绿可爱，就此毁去甚为可惜，同时怕把玉匣中之书损伤，他才又轻轻的沿着玉匣两旁的中间切下去，在他以为这个玉匣坚硬如钢，一定要费一番手脚，方可启开，他哪里想到，剑则一接触到玉匣之上，就如击中朽木应刃而分成两半，恰好成了一盖一底的形式，而玉匣中的书也朗然入目，因为太过容易，到使少年吃了一惊，他连忙将书捧在手中，用手展开一看，总共只有二十几页，完全用上等的白绢装成，拿到手里轻如无物，里边完全用极为工整的古篆写成蝇头小字，细看之下他对这种古篆一时也无法完全了解。

少年呆在洞中足足花了二三个时辰，连猜带揣摩的，才算把前几页的大意看懂。

原来前几页是此书主人的自序，大意是讲二百余年前，一代隐侠金剑追云客徐辰中，为了寻找几种极为珍贵的草药，来到秦岭山脉的深处，就是少年刚才击毙铁线蛇的山谷，那个时候，这条铁线蛇还很小，但已活了二百余年之久。当时徐大侠只顾全神寻找药本，一时不慎被铁线蛇的尾巴扫中双足，徐大侠练就了一身上乘内功罡气！对此根本未作理会，还是继续采药，大约经过半刻左右，突感双足麻木的利害，徐大侠大吃一惊，这才知道利害，凭自己的护身罡气，竟未阻住蛇毒的侵袭，他再不敢大意，就连忙带着采好的药本，展开草上飞的轻功，如一缕轻烟，奔回暂时居住的山洞里，想运起内功将蛇毒逼出，谁知道脱下鞋袜一看，自膝以下，已完全呈现乌黑之色，他知中毒已深，自知已无法



挽救，为了保全性命，就用自己的金钗宝剑，狠起心肠将双足齐膝斩断，然后用内功将血逼住，再用自己带来的伤药敷上，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治疗静养，伤口才算完全平复，然而他从此却变成残废，在山洞中整整的度过三十余年。

徐大侠初来此地的时候，为了争夺这个山洞，曾经收服了一对异常通灵的白猿，是一雌一雄，也多亏了这对白猿每天出外给他摘采水果，否则的话，他也不会再多活三十余年。

徐辰中自残废以后，行动不便，每天除了训练白猿摘食水果以外，并教授它们辨认珍药的技能，采取回来，由自己制炼丹药，同时将全部精力，用到研究武功上面，在残废后第二十年，雌的白猿生下一头小白猿，其灵异之处尤胜父母，徐大侠就亲手调养，并加以训练，并给它服了许多珍药，想将它培养成自己得力的助手。

一天一对老白猿又下山采取水果，徐辰中正在洞中聚神钻研武功的时候，山下突然传来了二头老白猿苦啸声，徐辰中一听就知道白猿遇到了危险，赶忙携扶着自己特制的一对拐杖，疾跃出洞，看到那对白猿已僵卧在草坪中的水沟边，头部整个浸入水中，徐辰中赶到当场，二猿已死去多时，回生乏术，仔细查看二猿的周身才知道二猿步上自己的覆辙，中了铁线蛇的剧毒，还仗凭着二猿行动迅速才能赶上坪，否则的话，当时就会毙命。

徐辰中这个时候心里难过异常，二十年来，他与二猿可以说是相依为命，如今双双中毒惨死，叫他心里如何不痛心疾首呢！为了替二猿报仇，才赶下坪去，一心要诛蛇，替二猿报仇，同时也可除绝后患，等他赶到盆谷一看，铁线蛇正